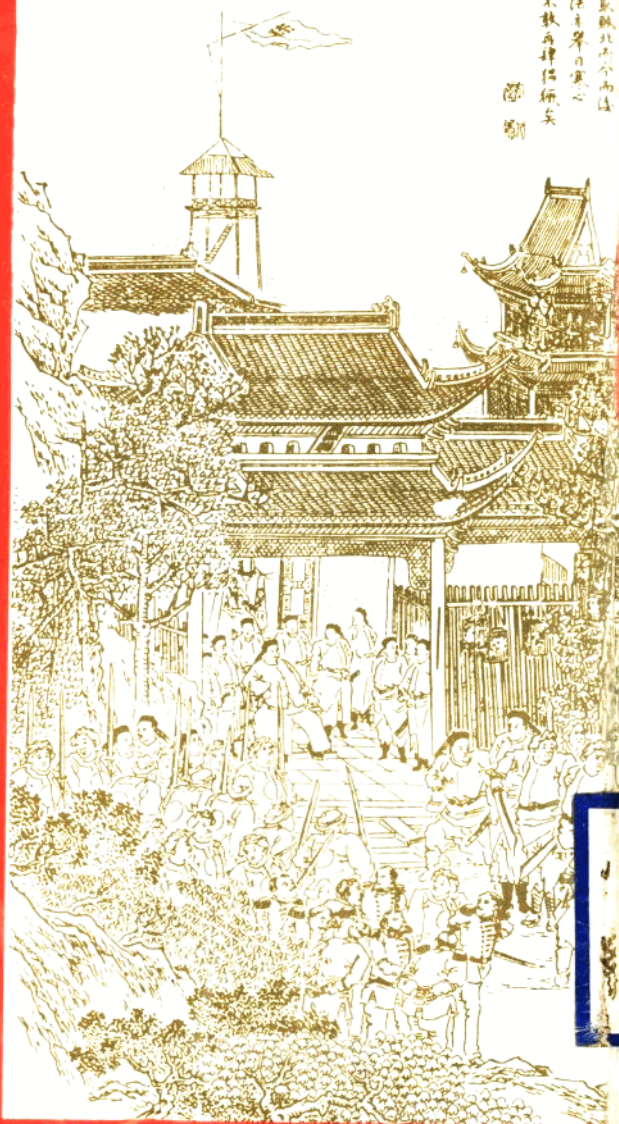


上海風月

下



社會小說

上海風月初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談風月首推李公館 | 講繁華忙煞表老爺 |
| 第二回 | 脂粉叢中誇海口 | 瓊珠室裏動饞心 |
| 第三回 | 鶯鶯燕燕跳舞會 | 鬼鬼祟祟秘密窩 |
| 第四回 | 登報求婿招來急色 | 析財嫁女同去乘龍 |
| 第五回 | 妻女倚門爲餬口 | 新娘贈果暗銷魂 |
| 第六回 | 參燕行中女嫖客 | 司令部裏假秘書 |
| 第七回 | 上海風吹墮名節 | 公館兒鍾愛楊花 |
| 第八回 | 交還產氣壞老舅 | 騙軍餉樂死狂兒 |
| 第九回 | 並蓄兼收留客住 | 水營陸戰爲財忙 |

第十回

抱牌位方女矢節

通心電魏婦忘形

第十一回

鎗聲驚破鴛鴦夢

輪跡送來風月場

第十二回

真倒運大人變小的

假看相女客結男歡

第十三回

自由戀愛別開生面

秘密交際暗結同心

第十四回

冤孽巡環紳士出醜

佛光普照和尚做媒

第十五回

薄幸郎憐新棄舊

烟花女覆雨翻雲

第十六回

聽澈三更魂超孽海

傳來一紙訟在蕭牆

第十七回

託歸甯藏垢納污

施奸計借刀殺人

第十八回

徐桂芳墮入魔窟

李芸姑別營鵲巢

第十九回

徐桂芳窮途遇俠婦

卡爾登鬧市挾蕭郎

第二十回

一身冤孽隨波去

五百銀錢贖命來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歷劫歸來淒涼身世 | 孽緣償盡促窮途 |
| 第二十二回 | 病榻燈昏追溯往迹 | 喜筵客滿演說世情 |
| 第二十三回 | 雲雨反覆女兒手 | 風潮起落官宦場 |
| 第二十四回 | 對賣冒充總長媳 | 宦家女拘坐巡捕房 |
| 第二十五回 | 因鸞被鳳女賊末路 | 憐卿惜我婢子鍾情 |
| 第二十六回 | 燕子窠中蕩婦得意 | 綁匪窟裏貞女喪魂 |
| 第二十七回 | 假夫妻住店說新聞 | 窮伧儷得財招奇禍 |
| 第二十八回 | 土財主遭劫 | 大強盜漏網 |
| 第二十九回 | 膩粉香脂貞男失節 | 披星戴月蕩婦兜風 |
| 第三十回 | 病榻纏綿墜歡幸拾 | 歡場荆棘挺險行兇 |

第十八回 徐桂芳墮入魔窟 李芸姑別營鵲巢

却說隔艙那個女子名徐桂芳。原是一個從武昌到上海來讀書的女學生。他家裏頗有幾個錢。在武昌讀書。直讀到女子師範畢業了。祇因久慕上海是一個文明地方。要去見識見識。再三和他母親說了。他母親祇有這個女兒。平日十分溺愛的。如今吃女兒終日在家裏糾纏不清。便也不忍心違拗他。給他一千塊錢帶到上海去求學。說定這一千塊錢作爲三年的學膳費。上海有一個女子公學。他那文學專修科。是三年畢業的。他便投考到這學校裏來。在他動身的時候。他父親祇怕他女兒到上海去沾染了上海女孩兒浮華的習氣。把銀錢浪用。便告誡他女兒道。你此番出去。不畢業莫想回家來。這一千塊錢。也是夠你三年的用度。在未畢業之前。也休想家裏再寄一個錢給你。再者上海地方風氣極壞。女孩兒十有六七。是保不住身子的。你此番完完全全的身子出去。也須把完完全全的身子帶回來見你的父母。做父親的並不是一味

專制。你在外面講男女交際。任憑你講去。甚至講自由戀愛也任憑你講去。但在三年裏面。終須保住你清白的身體回來見了父母。再由父母替你察看那對方的男子是否可靠的。倘然你結識的男子確是不錯。再由父母出面替你堂堂皇皇的結起婚來。總之一句話。你在外面不許浪費銀錢。也不許糟蹋身子。倘然你違背了父親的教訓。今生今世你也休想回家來見你父母的面了。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他母親在一傍聽了也替他捏着一把汗。眼巴巴送他出了門。還把他父親說的幾句話。在他女兒耳邊低低的囑咐着。這徐桂芳一到上海。見上海馬路上那種繁華樣子。和女人的那種豔麗的裝束。早已把他的一顆心放開了一半。待到一進了女學校。那公學的女校長。正是女權黨的魁首。終日在外面嚷着女子參政男女平權婦女解放戀愛自由種種新鮮的題目。他又主張男子可以娶妾。女子也可以娶妾。這個妾字。是這位女校長杜

撰出來的。意思是說小老公。他說世界上既有小老婆。又何不可有小老公呢。他又說男子把一個女子拿去藏在家裏玩弄着。終生終世不許他回娘家去。我們做女人的。也可以弄一個男子到家裏去藏着。終日玩耍着。却也終生終世不許他回自己家裏去。這纔算是實行男女平權呢。像這種新鮮論調。他常常在外面演講着。登在報紙上。大家看了。嘆爲至理名言。他手下的女學生。也染了他的風氣。終日書也不讀。由校長先生帶着他。今日赴女權運動會。明日又赴參政同盟會。東奔西跑。十分忙碌。校長帶的這幾個女學生。又是揀那全校中的頭等角色。面貌又標緻。身裁又苗條。且又揀得一身好跳舞。唱得一口好歌曲。每逢開會。總由女子公學的學生担任跳舞唱歌。後來慢慢的出了名。各處團體裏有開會的事體。非請他們去帮忙不可。甚至什麼籌款會什麼演劇會。都要請他們去跳一跳。唱一唱。今天這個會。倘然沒有這班女學生在場。

寶座一定是不多的。因此女子公學的這班跳舞唱歌的女學生。竟好似上海喜慶喪事用的軍樂隊清音班一般。到處受人的歡迎。這班女學生每去一過。這校長先生總得到很大的酬勞。這班女孩兒又貪圖好玩。終日在外面游蕩。免得受課堂中枯燥的生活。每天擦着粉戴着花。穿着紅紅綠綠的衣裙。出門坐汽車。進門吃酒席。又仗着他一副花也似的容貌。珠也似的歌喉。柳也似舞腰。在千萬人前露面。博得滿堂的掌聲。這種日子過着。真比天仙還要快樂。他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年紀了。一種處女美。引得那班少年兒郎如醉如狂。凡是他們足跡所到的地方。便有一班獵豔團的少年團員追隨着保護着。後來他們每人接到外面寄來的情書。每日總有百數十通。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那班兒郎也有很可以叫這班少女動心的地方。便各人揀一個中意的結了朋友。關係慢慢的研究起戀愛問題來了。徐桂芳揀中的一個男學生。名叫李大榮。

是奉天人講得一口好上海話。又長得清秀的。眉眼英挺的身裁。他見了徐桂芳。便滿嘴亂吹。說他的父親現在奉天當軍長。手下帶着幾萬兵。十分威風。家中又有一百多萬家產。獨養兒子。每年由家裏寄三五千銀錢來。任他揮霍。他生平最愛講究的是男女交際。最愛提倡的自由戀愛。今日見了女士天仙似的容貌。海洋深的才情。真叫我五體投地。我也不想什麼。祇求女士格外施恩。許我做一個朋友。并且許我做一個最忠順的朋友。說着深深的鞠躬去。這幾句話是他們約在法國公園第一次見面。徐桂芳坐在鐵椅上。李大槃站在他跟前說的。徐桂芳自從到了上海以後。受了這女權黨魁的教導。一班自由花的薰陶。他也很歡喜講講男女交際自由戀愛了。祇是他從家裏臨動身出來。父親吩咐他的兩句說話。實在厲害。暫時把他的一對芳心禁住了。再者他在外面跑來跑去。和他胡纏的男子原是很多。但也沒有一個看得上眼的。如

今李大槃玉立亭亭的站在他眼前。又聽着他一番恭維的說話。女孩兒們是說受不起恭維的。早把他的心腸軟了下來。答應李大槃從此做一個朋友。他們從朋友時代走到情人時代的過程很快。起初還不過彼此通通信。約在公園裏會會面。後來進了一步。同着到菜館裏去吃吃飯。影戲館裏去看看影戲。後來再進了一步。索興到旅館裏去開一個房間住着夜談談心。這個心一談。徐桂芳這一顆處女心完全被他談去了。從此以後。徐桂芳好似發了瘋的一般。在學校裏也無心上課。同出去也沒有興子歌舞。終日昏昏沉沉的好似心頭攔着一塊千斤重的石墩。待到見了李大槃的面。纔把他心頭的石墩搬去。說也來了。笑也來了。他自己也知道迷李大槃迷得厲害。世界上的男女。待到一發生關係。便也連帶的感覺到共同居住的必要。這是牢不可破的例。叫徐桂芳爲何能獨在例外。他和李大槃經過幾次磋商以後。便在白克路昌壽里

租了一間客堂樓。實行盡起同居的義務來。徐桂芳是初次做人家。他在家裏的時候。一切米鹽瑣屑的事體。由他母親一人在那裏料理。他從來也不去問訊的。如今要他管起家來。却茫無頭緒。上海地方住家。不比內地。樣樣不舒齊的。不說別的。單說那每日上小菜場買小菜。倒馬桶。泡水。劈柴。煮飯。洗衣服。收拾房間。洗地板。這幾件事體。叫徐桂芳如何忙得過來。起初幾日。他們勉強支撐着。却把個徐桂芳忙得腰坍背折。蓬頭赤腳。不上十天。把個嬌怯怯的女孩兒累出一場病來。可憐一個家背在身上。莫說沒有工夫出外去游玩。便是平日歡愛的說話。到此時也因爲料理家務要緊。也沒有這閒工夫了。把這一對痴男女累得形容憔悴。心緒煩亂。他們到這時候。纔覺得家庭的煩惱。決不是從前獨身時代所能夢想得到的。如今徐桂芳病了。李大槃沒奈何祇得到薦頭店裏去僱了一個娘姨來。那娘姨一進門。第一個難問題。便是稱呼上的關

係做娘姨的眼光何等厲害。他一進門。看了這一對男女的神氣。和那七零八落的家具。早已料到他們不是正路數了。但是做娘姨的。不問他主人是正路數。不是正路數。照例總得叫一聲少爺。叫一聲奶奶。那李大槩做少爺。原是做慣的。聽了却沒有什麼。倒是這徐桂芳却是第一次做奶奶。聽去却十分刺耳。頗有受寵若驚的樣子。第二個難問題。便是這娘姨的被舖住處。這是他們起初所想不到的。如今這娘姨向他們要被舖要住處。他們無法可想。祇得特地替娘姨買起被褥來。他們如何想得到到小東門去買原當貨。祇須化四五塊錢。一切被舖帳子都在內了。這位少奶奶手勢真闊。特地去彈起上白棉花來。買了一條大紅縐紗被面。又配上漂白花旗布的夾裏。買了白洋紗做了一頂簇新的蚊帳。買了一張木床。又另外添租了一間亭子樓給娘姨做臥房。一個娘姨進門。足足化了半百銀洋。娘姨看看主人是一對不懂事的小孩子。便

玩弄他在股掌之上。不說別的。單是那每日買小菜。最少也要賺他三五百文。徐桂芳和李大槃兩人又不知道銀錢艱難。祇知道每日開口味兒。揀大魚大肉吃着。主人吃菜越吃得考究。那娘姨賺錢越賺得多。這種事體。徐桂芳也不去管他。他們祇貪圖吃得舒服。家裏事體。既有娘姨擔了責任去。徐桂芳空出身體來。又可以和李大槃兩人追隨歡笑。在徐桂芳心裏。每日聽娘姨少爺奶奶稱呼慣了。他也不知不覺把個李大槃當做自己的正式丈夫看待了。他如今既不讀書了。便把那一千塊錢提出來。如數交給了李大槃。在他自己的身體也信託了這假定的丈夫。這區區銀錢。焉有不信託之理。祇叮囑李大槃省省的吃用。少年人如何有把握。況他兩人又在十分情濃的時候。在李大槃心裏祇怕委屈了徐桂芳。要得他的歡心。祇是拿銀錢晦氣。天天吃大菜看影戲坐汽車玩花園。輪流着玩耍。上海地方繁華到了極點。原最容易引誘人犯罪。

的李大槃常常先施永安新世界大世界這幾處熱鬧地方走走。看看那班女人都打扮得和花朵兒似的。他也把徐桂芳照樣的打扮起來。把銀錢化得和流水一般的快。到底女孩兒心細。徐桂芳見李大槃如此浪費浪用。便在暗地裏叮囑他省儉些。李大槃便拍拍胸脯說。用的銀錢都是奉天家裏匯來的。那一千塊錢。却存在銀行裏。不會動得分毫。徐桂芳聽了。心中却十分安慰。他怎麼知道那一千塊錢已經被李大槃化得八九不離十了。李大槃和徐桂芳同住了不上三個月。便慢慢的厭倦起來。他仗着一身漂亮的行頭。清秀的眉眼。居然在先施公司綢緞部裏被一個公館人家的少奶奶吊去了。這位少奶奶姓李。原來便是李瑞華的夫人。這時李瑞華化了不少銀錢。在營裏當了一名參謀。自己覺得非常榮耀。他那上官爲擴充自己實力起見。却派人四處去招兵。他們招的兵。完全是土匪。如今的時勢。差不多不是土匪不能當兵了。那做

軍官的。却情願去招土匪來當兵。不情願去招好百姓去當兵。這裏有好幾層道理。第一層是貪圖土匪是大批來的。不是零零碎碎去招募。那土匪現成在山頭上。你派一個人去講好條件。給他多少開拔費。舊時山上的頭目。便補一張委任狀給他。大的做營長。小的做連長排長。一來便是六七百人。一二千人。多麼爽快。第二層是貪圖他槍砲現成。如今的土匪。他用的傢伙。也有從外國買來的。也有和官兵交戰從官兵那裏搶來的。他們看傢伙好似第二生命。無論到什麼地方。總不肯丟去的。那招兵的。便利用他們。拿他們連人連傢伙都招了來。雖說比招那空手人多化幾個錢。但比那另備軍火。總省錢得多。省下來的錢。又可以多招幾個兵。第三層貪圖他槍馬精熟。一招到便可以。用不必教練。他們當土匪的。全靠著槍馬本領。保護着自己的性命。他們的操練也須比官兵精熟。這是第一可以放心的。此外貪圖他有義氣有團結力。勇敢不怕。

死。容易招集也容易散。聚則爲兵。散則爲匪。他們能各謀生計。散夥的時候。不用長官費一點心。因此種種。近來那班上匪。大家搶着去招攬他。却大大的時髦起來。那李瑞華也奉了上官的命令。去到山東道上招兵。他們招兵委員到一處沒一處地方上官紳士商的歡迎。那歡迎的點綴品。便是土娼。李瑞華借此爲由。便大玩起其土娼來。他和李少奶奶雖是恩愛在先。但如今年月一多。早已不在他心上了。在李少奶奶。他是從繁華熱鬧中出來的人。如何能守得這寂寞的空房。再加上終日相與的。無非是一班公館人家的姨太太。那姨太太原最是會淘氣的。祇瞞着他那家主公。什麼荒唐事體都玩得出來。他受了陸姨太太的陶鑄。把個高士英從立茂參燕行裏提拔出來。做了一個鬻字。的反面。三個人玩得個不亦樂乎。從來說的。日久弊生。當初李瑞華不會出門的時候。李少奶奶受着他條件的束縛。說定晚上不許在外面游玩。在外面過

夜更加是一件做不到的事體。如今李瑞華也出門去了。他也別有所好。不把李少奶奶放在心上。李少奶奶從此得了自由。莫說晚間在外面游玩。便是在外面過夜。也沒有人去查問他的。他在高士英身上放棄的權利。當然可以去收回來了。誰知男女的交涉。也和國際交涉一般的。甲國放棄的權利。被乙國佔據了去。後來甲國要去收回來。這是千難萬難的事體。除非流一次血。打勝了他。纔有收回的希望。如今陸姨太太一向佔據了夜間的權利。忽然李少奶奶說要收回了。教他如何肯依。從一句話說得不投機。肚子裏起了酸素。作用兩隻獅子。便大吼起來。各人都把粉臉抓破。頭髮披散。李少奶奶一氣。從此和陸姨太太斷絕來往。便是那高士英。李少奶奶也狠了一狠心腸。把他丟開。滿心要找一個專利的。弄在家裏自己享用。從來說的。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李少奶奶存了這條心腸。自己在外。無論游玩的時候。或是在先施永安。